

# 藏族“噶玛嘎孜”画派的色彩风格流变

袁姝丽(西南民族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藏族“噶玛嘎孜”画派是藏族绘画唐卡三大著名画派之一,以其鲜明的色彩风格在藏族绘画唐卡艺术中独树一帜。本文从“噶玛嘎孜”画派色彩风格的流变以及其色彩风格流变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更加了解“噶玛嘎孜”画派独特而完整的色彩体系,并从这些研究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藏族“噶玛嘎孜”画派色彩风格流变

[中图分类号]J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07)02-0098-02

藏族“噶玛嘎孜”画派(简称“噶孜”或“噶派”),是藏族绘画唐卡三大著名画派(门唐画派、钦则画派和噶玛嘎孜画派)之一。在“噶孜”画派艺术表现中,其独特而鲜明的色彩风格明显区别于藏族唐卡其他艺术流派的色彩风格,成为判别其艺术流派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藏族唐卡色彩艺术中独树一帜。

## 一、“噶孜”画派色彩风格的流变

“噶孜”画派是在承袭“门孜”画派(“门唐画派”的简称)的基础上融合汉地绘画技法而形成的一种绘画风格,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噶孜”画派色彩风格也在不断变化。“噶孜”画派色彩风格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一)“噶孜”画派形成、发展时期的色彩风格

公元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藏族帕竹巴时期,噶玛噶举教派在藏族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宗教地位,该教派的繁荣和藏汉文化的广泛交流,促进了其宗教艺术的发展,兴盛的宗教艺术呈现出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特别是南卡扎西活佛研究并吸收了较多中原金碧山水色彩画法形成了一种新的色彩风格,史称“旧噶孜”画派。

“旧噶孜”画派的色彩风格:

第一,设色偏重青绿色调,大量运用纯度极高的石青、石绿色来烘托整个画面场景,产生独特、新颖的和谐美。第二,大面积青绿色彩的山石背景与神佛衣饰的红、金色形成强烈对比,同时又把传统的厚重的平涂色彩转向透明晕染色彩的运用。这些透明色彩层层晕染出同种色相的丰富、细腻的渐变色以调和强烈的色相对比,使画面显得明快柔和。

“噶孜”画派色彩风格在这一时期,打破了以往暖色调的传统。同时又结合本民族的鲜艳、明快的审美趋向,创造出雅逸清丽而又对比强烈的理想化色彩,而呈现出一种新的色彩审美形式与风格。为“噶孜”画派色彩风格的成熟、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噶孜”画派成熟时期的色彩风格

公元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西藏甘丹颇章时期,噶玛噶举教派在教派斗争中败于格鲁派。由卫藏退居康区,

随之“噶孜”画派的中心也移往此地。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在康区潜心于绘画的研究和创作,在康区的生活使他接触了更多中原画派,形成“噶孜”画派的一个新支派——“嘎知”画派。

“嘎知”画派的色彩风格:

第一,在“旧噶孜”画派的青绿色调中突出了白色的使用,色彩更为和谐雅致。第二,对物象用单色进行精工细染,如神佛的精美衣饰,蓝色的透明背光,虚化淡薄的云气以及透明清澈的流水等都呈现丰富的明暗色彩层次,使画面更加自然写实,使神与人更加生活化,自然化。第三,画面留出大量的单色透薄底色,表现出一种静穆空灵的感觉。

“噶孜”画派这一时期色彩亮丽清雅,风格朴素简洁、淡雅空灵,减弱了传统装饰性因素,表现出浓厚的汉风绘画情趣和极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噶孜”画派这一时期色彩风格体现了该画派画师独特的思想与个性,扩展了色彩表现的内涵和外延,为该画派的繁荣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 (三)“噶孜”画派鼎盛时期的色彩风格

公元18世纪至19世纪初,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噶玛噶举教派在康区逐渐复兴。该派活佛司徒·曲吉迥乃在德格兴建了八邦寺。随着教派的不断发展,“噶孜”画派达到了辉煌,产生了许多优秀艺术家和大批精美杰作,形成了“新噶孜”画派和“噶雪”画派两大新支派。其色彩风格呈现出新的面貌,标志着“噶孜”画派达到了鼎盛时期。

“新噶孜”画派的色彩风格:

第一,画面施大片金色。金色有丰富的冷暖和层次变化。描金技巧高超,以染金、勾金、铺金、刻金和磨金等技法描绘人物、服饰以及山峦神舍。色彩风格由明快朴素转向金碧辉煌。第二,在色彩主调上仍然保留了“旧噶孜”画派以青绿色为主调的传统,并继承了“嘎知”画派典型的单色透明颜料晕染头光和背光以及云水的表现方法。第三,设色浓重,人物花鸟更是层层精工细染,注重色彩的层次及光泽。整个画面金碧辉煌而又清新典雅,浓艳而不失含蓄文雅的气韵。

“噶雪”画派的色彩风格:

第一,青灰色调,突出石青、石绿和白色的运用。色彩清淡柔和,风格更加清新、俊秀、典雅。第二,色彩晕染层次分明、细腻、和谐,汉风更加浓郁,将“噶孜”画

收稿日期:2006-12-20

作者简介:袁姝丽(1972—),女,四川苍溪人,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民间美术。

派色彩艺术推向了更高层次。

鼎盛时期该画派色彩富丽典雅,色调和谐统一,表现技法更加丰富。“新噶孜”画派和“噶雪”画派的色彩风格促进了“噶孜”画派的发展,其色彩艺术达到了极高境界。

#### (四) “噶孜”画派色彩风格的新发展

公元19世纪至当代,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交通便利,藏传佛教各画派的交往频繁,藏传佛教艺术的传播更为广泛,民间世俗画家也不断增多。“噶孜”画派色彩风格也有了新的发展:

一方面,“新噶孜”画派和“噶雪”画派的色彩风格并肩发展。19世纪的噶玛丹增格勒尼玛和公元20世纪“现代唐卡画的神奇画师”通拉泽翁,大力发展了“新噶孜”画派,所绘唐卡色彩更加清新而富有变化,色彩逼真,格调清新。当代“噶孜”画派大师嘎玛德勒继承了“噶雪”画派的色彩风格,色彩润泽、淡雅,精勾细染,色彩和谐高雅,格调高贵沉静。这些画师都继承和发扬了“噶孜”画派色彩体系的传统。

另一方面,在“噶孜”画派传承中因地域不同,导致风格变化,地域性色彩明显,出现了很多地方新支系。如德格风格,糅合“噶孜”画派清新风格与“门孜”画派金色画法,色彩浓重艳丽,高贵而雅致;白玉风格为浅绿蓝色调,融合“噶孜”、“旧门孜”和“钦孜”画法,民间风格强烈。

“噶孜”画派在保持总体色彩风格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建立了新的色彩美的秩序,新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形成了一整套“噶孜”画派独特而完整的色彩体系。

### 二、“噶孜”画派色彩风格流变的影响

“噶孜”画派独特的色彩风格是唐卡艺术中的一枝奇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它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藏族艺术以及其他民族的艺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体现出强有力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 (一) “噶孜”画派色彩风格流变对噶玛噶举教派发展的影响

唐卡艺术是宗教艺术,唐卡的艺术风格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噶孜”画派就是依附于噶玛噶举教派而发展起来的宗教艺术。公元16世纪,噶玛噶举教派的高僧大德信徒们为了追求静默、空灵的理想佛国境界,在其绘画艺术上逐步吸取、采用青绿色调,形成了自然、朴实的色彩风格。这种清雅、生动的色彩符合了审美主题的需要,达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和谐统一,明确地表达了噶玛噶举教派“天界景观和世俗万象”合一的宗教观念。公元17世纪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在康区为了更好地宣传、演示噶玛噶举教派的基本教义、教理,把该教派的典型色彩符号“白色”(噶玛噶举教派,俗称“白教”。白色是噶玛噶举教派主要崇尚色和象征色)自然、恰当地融入到了画面中,作为表现神佛平静、慈祥、善良容貌和高洁性格的一种更和谐的手段,把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

来。“噶孜”画派的色彩美随着噶玛噶举教派信仰的不断深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创新。“这些色彩表达出那个时代虔诚的艺术家希望在梦想天国中享受的那种幸福。”<sup>[1]</sup>通过对“噶孜”画派的色彩艺术的审美而进入噶玛噶举教派的信仰崇拜。“噶孜”画派的色彩风格不但达到了较高艺术水平和审美效果,而且借助艺术表现形式更好地表达了噶玛噶举教派的宗教思想。“噶孜”画派的色彩风格流变体现了色彩的宗教文化精神,促进了噶玛噶举教派的繁荣与发展。

#### (二) “噶孜”画派色彩风格流变对藏族艺术的影响

“噶孜”画派色彩风格在近代藏族绘画史中,形成了由东向西影响的趋势,对“新门孜”画派的色彩风格影响尤其明显。公元17世纪以后“新门孜”画派吸收使用具有鲜明的“噶孜”画派色彩风格的白色和绿色,使其暖色调画面显得新颖别致,促进了“新门孜”画派的色彩风格的发展。公元18世纪以后,藏传佛教艺术画坛形成了“噶孜”画派与本土“门孜”画派色彩风格共同发展的趋势。除此之外,17世纪以后,随着“噶孜”画派色彩风格的繁荣与发展影响到了藏族艺术的各个领域,包括建筑、壁画、工艺等方面。如康区官寨、民居的室内彩画、走廊装饰;德格八邦寺的壁画;康区染织装饰纹样中山、水、云、石的设色等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噶孜”画派清新雅丽的色彩风貌和层次丰富的色彩退晕效果。可以说,“噶孜”画派色彩风格影响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对藏族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

#### (三) “噶孜”画派色彩风格流变对其他民族艺术的影响

“噶孜”画派色彩风格在对藏族色彩艺术自我完善的同时,也对其他民族的绘画色彩风格产生了影响。“噶孜”画派主要流行地区藏东处于汉、藏和纳西族的结合地带,是多元文化相互影响、融合之地。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大力支持,特别是明代噶玛噶举教派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使内地创作的唐卡受到更多“噶孜”画派色彩风格的影响。色彩鲜亮,重金色勾勒,对比强烈而又清丽雅致。如明代的怒梵天像丝织唐卡等。明代以来,丽江木府与噶玛噶举教派诸法王的关系极为亲密,特别是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在降地区(丽江地区)生活长达31年。在此地不仅创作了许多唐卡,而且丽江壁画有一部分就是“噶孜”画派画师直接参与创作的。在后期丽江壁画中带有明显的“噶孜”画派色彩的痕迹。如大宝积宫壁画和大定阁壁画等。藏、汉、纳西族艺术的多向交流促进了“噶孜”画派色彩艺术和内地藏传佛教绘画艺术以及纳西族壁画艺术的共同发展。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更没有族界。这些画派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丰富了“噶孜”画派色彩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影响和促进了其他民族艺术的发展。

(责任编辑:杨身源)